



些新动向。2022年，王放和他的团队在此安装红外摄像机，监测到了豹猫。嘉定区林业站综合管理科长崔荣祥表示，目前全上海能够稳定监测到豹猫踪迹的，只有浏岛。豹猫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过去通常被认为更可能生活在山地丘陵。它们现身浏岛，可以说明浏岛的食物网比较复杂，群落结构比较稳定，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恢复提升。

作为长期研究鸟类学的学者，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所长马志军也关注到了《条例》中有关建立野生动物栖息地制度的内容。在马志军看来，这一点抓住了鸟类保护的根本。

“过去大家可能更多地强调对于物种本身的保护。保护鸟类，不打鸟，不捕鸟，现在这些还不够。《条例》提出要保护鸟类的栖息地，即保护鸟类的生存环境。如果生存环境被破坏，鸟自然而然也就飞走了。”马志军说道。

另外，《条例》在第二十八条提到：在候鸟迁徙高峰期，加强对候鸟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等重点区域的巡护。在马志军看来，强调候鸟迁徙高峰期，也与上海鸟类多样性有关。“在春天和秋天的迁徙途中来到上海中转停歇的鸟类，还有冬天来越冬的，这两类鸟类在上海种类多，数量大，也是保护的重点。”

## 全社会参与

2022年夏天，王放和他的团队招募到150余名志愿者，在上海松江的51个小区展开了“貉口普查”。当时普通市民作为志愿者的参与热

情，给王放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在2023年夏天再一次启动“貉口普查”时，前来报名的志愿者数量并未出现很多人预期中的增长，反而有所下降。有父母曾在去年带着孩子参加过调查，今年略带歉意地告诉王放：“去年夏天，大家都刚刚解封，从小区走出，非常想亲近大自然。但是今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想趁着暑假，多带孩子去旅游。”

不过，王放却觉得这种状况非常有意思，“这种变化告诉我们，在大城市中做野生动物调查研究和市民参与，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各种情况都会成为不确定因素。这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公民科学”。

在市民参与中，也有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据王放透露，今年志愿者队伍中领队人数翻番，很多都是去年的志愿者在今年主动申请成为领队，“他们从最初抱着来玩的心态，到今年能够独当一面，成为核心志愿者，甚至成为我们团队成员。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市民深度参与。这样的社会参与，也是《条例》的亮点和创新。”

下图：杨刚在崇明东滩鸟类保护区工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条例》在第七条提出：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志愿者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生态保护等知识的宣传活动；组织开展对相关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依法公开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信息。

在上海，市民接触到野生动物保护还有很多。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自2015年开馆以来，打造了各种品牌科普教育活动，其中包括“绿螺讲堂”“我的自然百宝箱”等活动。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表示，上海自然博物馆始终坚持既要重视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也要重视生物多样性的科普，二者相辅相成。在此过程中，上海自然博物馆打造出一个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调查的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多与科研工作者对话的机会。

在杨刚看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在城市中的公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也在提高。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改变人们过往对于野生动物的观念。

“过去公众更常见的还是将野生动物看作一种补充蛋白质的来源，而现在我们要把它们视为城市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比起成年人，杨刚认为这样的转变更容易在小朋友身上实现，所以他希望看到的是，除了自然博物馆等机构持续努力，上海市广大中小学能够在平时进行相应的科普。☑